

唐春元 散文作品

五毛钱的回忆



一天晨跑，看见一张残缺的五毛纸币顺风卷尘而来，我停下脚步，放下面子，弯下腰拾起它。

我抹去它身上的灰尘，展开半旧的时光，我的思绪回溯到1975年。

那年初春，我两岁。大山里的路陡峭崎岖，雨雪天更是湿滑，脚使不上力，只能拽着野草，或是抓着树枝攀爬。

高瘦的母亲背着我，翻山越岭，到一山之隔且只有三里路的西排（地名），看望刚生了娃的姨妈（奶奶的小妹，我家叫姨妈）。

那年头粮食不够吃。姨妈取出了留着待客的一些大米，要磨米粉制作米糕给我们母子吃。这在当时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勤快的母亲主动帮姨妈浸米、洗磨盘，推动磨盘磨出洁白的米浆。

母亲磨了一会儿，就感到腹部绞痛，她没有吭声，以为是着凉或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硬是咬牙继续推了几圈磨，最后痛得栽倒在地，冷汗直流，随后便晕厥过去。

姨妈惊慌失措，她解开母亲后背上我，扶起母亲，轻轻拍打母亲的背。母亲稍稍缓解了一些，姨妈搀扶我母亲进屋躺下。

然而，没过几分钟母亲又感到疼痛，她执意要回家，姨妈叫上她大女儿背着我，母亲慢慢地跟在后面。母亲实在痛得不行，就在地上一边滚一边爬，仅仅三里地、二十分

钟的路，她竟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摸爬的艰难，以致多年后，提及此事母亲仍会落泪。

就那样爬到村头，邻居看见了，把母亲搀扶到家。终于摸进家门的母亲，像一团湿透的白纸团，瘫在凳铺板上。她蜷缩着身体，颤抖着，哀泣着。

小小的土坯房里挤满了邻居，他们都慌了神，这可咋办？只有舅婆很镇定，她点亮自家马灯，叫她大儿子去一山之隔的大际（地名）把我外公外婆请来。

外婆一路小跑先赶来了，看母亲痛成这样，六神无主地跟着哭起来。大家先是七手八脚熬一些草药汤让母亲喝下，但无济于事。

发现并不奏效，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就是没有人想到去卫生院求医，看着眼前呻吟的母亲，大娘大婶们也陪着抹眼泪。

外公说：“把贤贤喊回来吧，他当过兵，应该想办法，可远在百里之外要怎样才能联系上呢？这都成热锅上的蚂蚁了，得赶紧发电报！”贤贤是我的父亲。

那时，车马很慢，邮件不方便，最快的通讯方式就是发电报。可是发电报要花钱，钱呢？那年头刚刚分田到户，大家日子过得都比较紧，我们家又刚搬了几次家，越搬越空。父亲二十八元一个月的工资，他还要抽烟，偶尔与工友聚个

餐，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口。那时候工人的收入比农民还低，这也是后来父亲多次辞职回家种地的原因。

“听说发个电报要五毛钱呢，我身上又没钱……”外婆说。边上几个邻居开始掏口袋，竟然凑不齐五毛钱，外婆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虽然痛晕几次，但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她说：“妈妈，我在木柜里藏了五毛钱，你翻找一下。”

外婆急忙拉开陈旧的抽屉，终于在最底层的角落里看见了那五毛钱，像看见了东升的太阳。母亲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旧五斗柜、一个陪嫁的木箱、两张条凳搭板子铺的床。连日常必备的柴米油盐，都是亲邻接济。

为了让房子给弟弟结婚，父亲带母亲从爷爷所居住的水南乡官溪村搬迁到小坪岭，才刚搬来半个月。这五毛钱是我父母的全部积蓄，在当时可以买一斤上好的猪肉。外婆揣着这五毛钱跑到乡邮政所，发了一封加急电报：速回家有急事。

父亲收到电报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焦急万分，他一分钟都不敢耽搁，立即报告了场长，被特许骑公家的自行车，趁着月色星光连夜赶回家。

山路陡峭，父亲几次险些差点撞到路边的树，差点翻落悬崖。父亲说，当时也不管路况，也不知道害怕，就是拼命地盯着路，跌跌撞撞朝着家的方向猛冲。

父亲一到家，看到气息奄奄的母亲，顾不上更多的安慰，二话没说立马奔向乡卫生院，请来了王院长。王院长给母亲号脉、打针，又开了一些药……

中西医结合治疗了半个月，母亲的病始终不见好转，连王院长都直摇头，说母亲没有什么希望了。

父亲听完，浑身颤抖，他央求王院长一定要治好母亲，至于医疗费他来想办法。

一个星期后，母亲的病好转了

一点儿，但还是总会痛出冷汗。母亲不知道扎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疼痛还是会间歇性发作。

正当母亲快绝望时，她竟奇迹般地可以下床活动了，疼痛也减轻了大半，这也许是老天的眷顾，更是王院长治疗的效果，母亲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至于当时母亲得的什么病至今谁也说不清。母亲病重的半个月里，舅婆无微不至的关心，母亲多年后也每每提及舅婆的慷慨善良。在王院长登门问诊时，是舅婆拿出自家仅有的两枚鸡蛋，又麻利地拔了菜送到我家，她说：“这些韭菜去炒土鸡蛋，胡萝卜和大头菜炖汤，我家地里也就这些了。”就是这些粗茶淡饭，让我们全家永远铭记。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种贫苦与病痛折磨，就无法理解农村乡邻那种唇齿相依的情感。

几年后，经过父母的努力，家里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母亲也开始接济一些有困难的邻居。

而今，母亲已年过古稀，身体算是健康。

人们总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善良勤劳的母亲，并没有享受过几天清福，一年到头像个磨盘总是转个不停。父亲也时不时又爱又恨地数落她：“你太爱干净了，总是跟灶台、桌凳、锅碗瓢盆过不去！这一天一遍遍地擦洗，不擦亮就不停歇，累不累啊？”

母亲爱干净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记得还没有分田到户时，有工作队的人下到每家每户吃轮饭，他们都夸我们家最干净，几张大木条凳，一张方桌子，一角土灶台，硬是被母亲擦洗得一尘不染。

时过境迁，母亲对那半月之久的腹痛仍心有余悸。她怯怯地认为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坎儿。母亲说，如果没有王院长的救治，她恐怕就过不了那道鬼门关。而母亲顽强地活了下来，就像大山里的楮树，几经虫害伐，却依然苍翠茂盛。至今，母亲身体还算硬朗。

松门一条街（外一首）

叶兴方

从山坳里捎来野味
从海中捕鱼上岸
赶在旭日未醒时刻
卖土特产的人，带着期盼
立于街旁
南瓜，红薯，青菜的脚步
像古硬币，闪着光
块石路漫着浪的烟火味

世外桃源

走进金庸笔下的世外桃源
我的眼里有了黄药师

这里的世界脱俗，飘逸
云朵裹着仙气，当箫声漫过
桃花与晨露托起碧霞
溪流舒展，弄碎锦鲤的云影

写字楼的灯光和着键盘
鸣笛飞声，大群白雁掠过霓虹
世外桃源，让心跳与蛙鸣
浮出节奏，让迷路的灵魂
成为百年老树
去寻找另外的天空

无题，或深秋的一个正午（外二首）

徐学

一把铁锹，插在田间的埂上
远远望去，挂在木柄头上的一件毛蓝色长袖汗衫，被风吹得来回摆动
像小时候我见过的一面国旗

已经很久了，使唤铁锹的人不知去向，这是深秋的一个正午
天空一片瓦蓝，收割完的田地看上去有些荒凉

我一路小跑正赶往十里之外的乡卫生院
给重病多日的父亲抓药，在路上
我看见这些时，脸上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反正，每抹一把都是心疼

无题，或十四行诗

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
偶尔，看见几个
遮阳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枯黄的树叶掉在地上，没有风
此刻，我想象
风，正在翻越远处的山岗
一只狗趴在地上，吐着舌头
在我目光所触之处，草地枯黄
我仰望天空，天空竟然没有一朵云彩
我猜想那云彩，之前
已经安慰过我了，三伏的第二天，我中暑了
呆在家里，谁知这么一呆
我竟然就错过了一场
点缀生活的聚会

无题，或我瞪了她一眼

今夜，我和妻子视频
她没有甜言，也没有蜜语
——她的脸我怎么看怎么都是冷色调
她说：爱情就是一地鸡毛
她说：家庭就是擦亮窗户
她说：我和她的距离就是甘肃和武汉的距离
就是光缆和电脑屏幕的距离
就是火车和飞机的距离，就是心与心的距离
我一边听她唠叨，一边使劲地瞪了她一眼

盛夏的风

金晓武

门大敞着
门外的风，吹了进来
吹得人浑身愉悦，通体快意
愁绪，烦恼，忧伤和孤独一扫而光
留下的只是灵犀

果林，被风吹得郁郁葱葱
一棵棵，都惬意地摇头晃脑
风在催促着成熟
蕾绽了
花也盛开了
果实累累掉下来

儒学坊漫步

孙俊

连，成为盛京城中最具规模的文化圣地。

最令人称叹的是，沈阳文庙曾珍藏过九位清朝皇帝御笔题写的匾额。康熙御书“万世师表”、雍正御书“生民未有”、乾隆御书“先觉斯民”等九块匾额高悬殿内，鎏金大字在烛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对儒学的尊崇。

每年春秋两季，文庙皆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届时，盛京最高官吏率众官员、学子及乡绅，行三拜九叩大礼。从沈阳城南南门到文庙的道路，黄土铺垫，清水洒街，沿途张灯结彩，观者如堵。圣殿之内，孔子牌位前陈列着三牲大牢及各类祭器，韶乐奏响，八佾舞起，香火缭绕升腾，钟声悠远回荡，尽显礼乐庄严。

后期时局动荡，文庙日渐荒芜。据史料记载，彼时“文庙大成殿屋脊及东西两面院墙年年剥落，庙内殿上蔓草丛生，几无隙地”。曾经的儒学圣地，雕梁画栋蒙尘，钟鼓礼乐失声，风采不复当年。1954年，这座见证沈阳三百余年文脉兴衰的文庙被拆除，原址平整后成为朝阳街第一小学的操场。

所幸文脉不绝，薪火相传。2025年，沈阳文庙在原址重建完成并对外开放，定名为“沈阳儒学文化陈列馆”。重建工程严格遵循清代北方建筑风格，殿宇巍峨、廊庑迂回，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依次排布，再现了昔日的恢宏规制，亦填补了沈阳作为省会城市长期无孔庙的空白。步入重建的院落，大成殿内孔子及其弟子的塑像神情肃穆，衣袂飘飘。殿内陈列的仿制御笔匾额、祭祀礼器，唤起人们对那段崇文岁月的追忆。

与文庙一墙之隔，便是赫赫有名的萃升书院旧址。这座被誉为“沈阳最早大学”的学府，如今仍以仿古院落姿态重现世间，青瓦飞檐间的雅致，朱红廊柱上的雕花，能让人想见当年的风华。

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由奉天府丞任奕奎主持

创建。初建时规模不大，却承载着“兴学育才”的使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时任奉天府尹的欧阳瑾亲自题写“萃升书院”匾额，取“萃聚英才，升扬文化”之意，书院从此得名并声名远播。它与铁岭的银冈书院、辽阳的襄平书院并称清代“关东三大书院”，成为东北学子向往之的学术殿堂，吸引着四方才俊负笈而来，为盛京文脉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漫步于重建的萃升书院，青砖铺就的小径蜿蜒曲折，廊下红灯笼随风轻摇，让人不由得遥想嘉庆年间的盛况。彼时，“关东才子”王尔烈在朝中功成名就后，毅然返回家乡，执掌萃升书院讲席。这位曾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大儒，学识渊博，品行高洁，本身便是一块吸引学子的金字招牌。相传，他曾与江南才子切磋文墨，对方出上联“千山千水千才子”，炫耀江南人杰地灵；王尔烈从容对出：“一天一地一圣人”的下联，不仅对仗工整，更在气势与意境上胜出一筹，“文压三江”的美誉也随之不胫而走，成为书院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今仍在坊间流传。

及至道光年间，另一位才子刘文麟辞官归故里，接任书院山长。他在书院执教期间，不仅悉心传授学问，更留下了“当砌树阴随时转，隔帘花气带风闻”的名句，将庭院中光影流转、花香暗送的雅致景致揣摩得淋漓尽致。那时的萃升书院，文昌阁内藏书万卷，汗牛充栋；学子们或伏案苦读，或聚于杏坛之下，探讨经史子集，激扬家国情怀，争论之声、翻书之响，间或夹杂着窗外的鸟鸣，谱写成盛京城里最动人的文化乐章，让儒学精神在思辨中愈发醇厚。

可惜好景不长，萃升书院在日俄战争中惨遭厄运，一度沦为俄军的军营与马棚。俄军抽梁引火，肆意破坏，院舍严重损毁，藏书散佚大半，文脉几近断绝。1928年，张学良出资对萃升书院进行重建，并延请国学大师执教，创办《萃升丛刊》，书

院一度重现生机。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响起，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书院被迫关闭，仅余“萃升里”的巷名默默承载着无尽的遗憾与荣光，在岁月中静静守望。

在这片浸润着文脉的土地上，儒学精神更凝聚在那些有风骨的生命之中。海城才子王荫南曾求学于萃升书院，在这里，他不仅习得满腹经纶，而且涵养了家国情怀。他怀揣“民有痛而我亦痛”的赤子之心，以笔为刃，以诗为枪，痛斥侵略者的暴行。后来，他以伪报馆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策应抗日工作，为民族解放事业奔走。1944年，王荫南与儿子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天兵指日荡妖魔”的豪迈诗句，最终慷慨就义，以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文人正气歌，让儒学倡导的“气节”二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熠熠生辉，成为文脉最坚硬的内核。

儒学坊东侧，朝阳街第一小学的校园内，一棵高逾二十米、需两人合抱的洋白蜡古树，依旧枝繁叶茂。它植于清代，曾是文庙大门旁的守望者，见证过祭孔大典的庄严，聆听过书院学子的诵读。如今，它依然挺立在校园中，默默注视着这片土地，见证着文脉的传承与新生。

树下，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与文庙的沉静、书院的清雅交织在一起。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落在孩子们纯真的脸上，也落在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上，让过去与现在交融、传统与未来相连。

冬阳渐斜，余晖为儒学坊披上一层金边。文庙的殿宇、书院的廊庑、高大的洋白蜡树，都在暮色中静静伫立。在这里，每一块青砖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每一缕清风都承载着文化的气息，每一个身影都延续着精神的火种。沈阳方城的儒学坊，这场跨越近四百年的文脉长歌，历经兴衰起伏，穿越岁月尘埃，仍在缓缓吟唱，从未停歇，也终将在时光的长河中，谱写出更动人的篇章。

爱上阅读
让萤火虫
照亮读书之路

带光而行